

# 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

刁大明

**[内容提要]**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周期中的突出表现反映出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持续发展。自其卸任以来,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一直在延续。“特朗普化”在理念塑造上体现为共和党政治立场被特朗普主导;在个人影响上表现为共和党精英和选民总体上接受特朗普参选总统。究其原因,“特朗普化”的新发展与共和党新的政治联盟、共和党的精英构成等政党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同时,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以及2024年大选经济与移民等议题对特朗普更为有利等因素也助推共和党“特朗普化”。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的角色,以及大选结果将成为其个人影响能否延续的关键。

**[关键词]** 美国 政党政治 共和党 “特朗普化” 2024年大选

**[作者介绍]**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

2024年1月15日,美国共和党在艾奥瓦州举行党团会议初选,标志着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周期正式拉开帷幕。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艾奥瓦州初选中胜出,其得票率51%符合预期。1月23日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初选,特朗普仍以54.3%比43.2%战胜党内仅剩的唯一主要竞选对手妮基·黑莉(Nikki Haley),从而保持稳定优势。至此,特朗普成为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以初选方式确定本党总统候选人以来首位同时赢下艾、新两州初选的非在任参选人。<sup>①</sup>基于此,特朗普也被广泛认为极可能最终代表

<sup>①</sup> Sam Learner, Eva Xiao, and Oliver Roeder, “How Donald Trump Is Steamrolling through the Republican Primari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4,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254c8dbf-56d4-4667-9034-2c374d9bfe0f>.

共和党再次与在任总统拜登展开对决。<sup>①</sup>能够提前近九个月就几近锁定提名,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巨大影响力可见一斑。可以说,共和党所谓“特朗普化”的总体趋势仍在延续。在告别白宫三年多之后,共和党“特朗普化”展现出怎样的新发展?又该如何理解共和党在较长时期内延续“特朗普化”的深层次原因?基于2024年大选的不确定性,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将走向何方?对共和党乃至美国政党政治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从“特朗普化”的角度进一步观察当前美国政治的现实与前景。

## 一、主要表现

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开始,作为观察视角的“特朗普现象”逐渐转化为结果视角的共和党“特朗普化”。在其执政期间,作为在任总统,特朗普对本党的塑造与影响无疑是最直接、最具深度且独一无二的。按照当时的观察,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呈现出两个维度的表现:一是特朗普重塑共和党基层选民的主导理念;二是共和党不断涌现出一些在理念上支持、在风格上效仿特朗普的政治人物。目前,这一判断显然得到了印证。就第一个表现而言,特朗普在四年总统任期内改变了共和党在内外政策上的诸多立场,更多共和党选民支持其认定的保守理念,支持激增的财政支出与赤字、贸易保护主义。<sup>②</sup>特别是在2020年8月下旬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特朗普谋求连任时还通过决议案,宣布完全支持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议程,而不再依照惯例专门推出党纲,凸显了特朗普对共和党理念的主导性塑造。就第二个表现而言,特朗普在其出任总统后的多次选举

<sup>①</sup> Dan Balz, “Trump’s New Hampshire Victory Brings Biden Rematch into Focu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3,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4/01/23/trump-new-hampshire-victory-analysis/>.

<sup>②</sup> Hyrum Lewis and Verlan Lewis, *The Myth of Left and Right: How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isleads and Harms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73.

中大量给各层次职位的共和党人背书。其中多数为全盘接受“美国优先”理念者，甚至不乏一些同样缺乏政治经验且口不择言的反建制派人选。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上述两个表现的判断为观察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提供了两个关键的维度，即理念塑造和个人影响。时至今日，关于共和党“特朗普化”新发展的观察与判断也依然可以延续这两个维度，而个人影响又可以分为对选民和对精英两个层次。

在理念塑造上，共和党政治立场持续被特朗普主导，已形成相对固定的选民群体。从2016年参选以来，特朗普就彻底抛弃了共和党长期采取的所谓“狗哨”（dog whistle）政治，转而肆无忌惮地拿起扩音器（bull horn）鼓吹针对在族裔、种族以及宗教等意义上的少数派的极端言论与政策。<sup>①</sup>如此立场及其议程加速释放了两党原本缓慢加速的极端对峙，直接强化了共和党“白人至上”的政治倾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94年时两党在政府职能、环境保护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上的分歧落差大概在15%上下，但在特朗普执政首年这一差距已扩大为36%。特别是在族裔与性别等身份认同的相关议题上，认为非洲裔比白人群体更难在美国生存的民主党人从2016年的57%上升为2020年的74%，而持有此观点的共和党人则在同期从11%下降到9%，足见共和党选民对少数族裔权利的更为漠视。在其任期之内，特朗普在共和党人当中得到了86%的执政满意度，而在民主党人中仅为6%，如此悬殊也刷新了历史纪录。<sup>②</sup>从2024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出口民调数字也可发现，当地的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不断炒作的移民问题（41%）给出了超越经济与就业议题（31%）的超量关注；69%的共和党人认同关于移民给美国带来伤害这一特朗普的一贯说法，还有61%的共和党人强烈拥

<sup>①</sup> John Sides, Chris Tausanovitch, and Lynn Vavreck,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179-181.

<sup>②</sup> “How America Changed during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29,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2021/01/29/how-america-changed-during-donald-trumps-presidency/>.

护特朗普执政期间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政策。<sup>①</sup>在主导塑造共和党整体政治理念与立场的同时，特朗普理念的坚定拥护者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选民群体，即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选民。依照多项民调数字显示，大概有40%—50%的共和党选民自称为MAGA，或者说支持所谓“MAGA运动”。<sup>②</sup>2024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出口民调显示，高达87%的共和党选民支持MAGA，超过了68%自称保守派的选民。<sup>③</sup>换言之，特朗普所代表的理念已在共和党内催生出较为固化且颇具规模的选民群体，加速了共和党内某种程度上的“部落化”。同时，随着MAGA力量的维持与强化，以反建制派形象登台的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理念正在逐渐融入乃至改造共和党建制派倾向，甚至正在逐渐成为某种新的建制派，这也是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最直接后果。<sup>④</sup>

在个人对普通选民的影响上，共和党选民虽然整体上仍接受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但对其满意度趋于缓慢下降且态度微妙。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以及关于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民调的长期数据都显示，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仍然在共和党内被最广泛地接受，或者说共和党选民多数对特朗普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表示满意。<sup>⑤</sup>与此同时，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个人的满意度已经显现出缓慢下滑的态势。根据综合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在共和党内部的

---

① “Fox News Voter Analysis: Immigration Most Import Issue for NH Republicans; Most Say Immigrants Hurt US,” January 23, 2024,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fox-news-voter-analysis-immigration-issues-republicans>.

② Aaron Blake, “7 Ways MAGA Republicans Differ from Other Republican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2,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3/08/22/maga-republicans-analysis/>.

③ “Trump Ran Up the Score with These Voters in New Hampshire Primary Win, Fox News Voter Analysis Reveals,” January 23, 2024,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score-voters-new-hampshire-primary-win-fox-news-voter-analysis-reveals>.

④ Harry Enten, “Donald Trump Is Now the GOP Establishment,” CNN, December 16, 2023, <https://www.cnn.com/2023/12/16/politics/donald-trump-republican-establishment/index.html>.

⑤ Nick Robertson, “Poll Shows 72 Percent of Republicans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Trumpas Nominee,” *The Hill*, January 14, 2022,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4408263-poll-shows-72-percent-of-republicans-would-be-satisfied-with-trump-as-nominee/>.

满意度最高为92.7%，最低为79.2%；而其卸任到2024年1月的三年中党内满意度最高为90.4%，最低为69.6%。相应地，特朗普执政期间党内不满意度最高为18%、最低为6.4%；卸任以来党内不满意度最高为27.9%、最低为9.4%。<sup>①</sup>仅在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之间，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满意度就从75%降至66%、不满意度则从24%升为32%。<sup>②</sup>在对其满意度缓慢下降的同时，共和党选民也因为特朗普所面对的刑事起诉而对其态度产生了复杂乃至矛盾的微妙变化：一方面，较多共和党选民（64%）信任特朗普，认为其言论可信（71%），也有较多共和党选民（68%）认为相关刑事起诉完全是党争恶斗驱动的“猎巫”，进而继续支持特朗普；<sup>③</sup>但另一方面，一定数量的共和党选民（28%）认为若特朗普被定罪就不应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约一半共和党选民表示若特朗普被定重罪（45%）或入狱（52%）就不会投票给他。<sup>④</sup>即便是在2024年艾奥瓦初选中完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有10%表示若特朗普被定罪就不会再投票给他。<sup>⑤</sup>

事实上，即便是特朗普执政期间共和党选民对其态度也有微辞。在党内支持度高达九成以上的同时，一项从2016年12月到2019年12月为期三年的

<sup>①</sup> “Donald Trump Favorability,” YouGov, <https://today.yougov.com/topics/politics/trackers/donald-trump-favorability?crossBreak=republican>.

<sup>②</sup> Andy Cerda, “Little Change in Americans’ Views of Trump over the Past Year,”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1,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7/21/little-change-in-americans-views-of-trump-over-the-past-year/>.

<sup>③</sup> Maggie Haberman, Alan Feuer, and Ruth Igielnik, “Nearly a Quarter of Trump Voters Say He Shouldn’t Be Nominated If Convicted,”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20/us/politics/trump-poll-conviction-trials.html>; Dave Lawler, “52% of Republicans Won’t Vote for Trump If He Goes to Prison: Poll,” August 3, 2023, <https://www.axios.com/2023/08/03/republicans-vote-trump-prison-poll-jan-6-trial>.

<sup>④</sup> Ellie Quinlan Houghtaling, “New Poll Finds Republicans Serious Think Trump Is the Greatest Person of Faith,” January 5, 2023, <https://newrepublic.com/post/177873/poll-republicans-trump-greatest-person-faith>; Dave Lawler, “Trump Voters Trust Him More than Their Families, Religious Leaders: Poll,” August 21, 2023, <https://www.axios.com/2023/08/21/trump-republican-2024-voters-poll>; Mark Murray, “NBC News Poll: Nearly 70% of GOP Voters Stand Behind Trump amid Indictment and Investigations,” April 23, 2023,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24-election/nbc-news-poll-nearly-70-gop-voters-stand-trump-indictment-investigatio-rcna80917>.

<sup>⑤</sup> Michael C. Bender and Lisa Lerer, “New Hampshire and Iowa Reveal Broader Weakness for Trump,”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24/us/politics/trump-independent-voters.html>.



调查显示,至少1/4的共和党选民曾在某个时间点对特朗普持反对意见,近三成到四成的共和党选民并不认为特朗普“讨人喜欢”或“令人钦佩”,两成以上还会认为特朗普并未“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换言之,虽然多数共和党选民认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但对于特朗普个人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满。<sup>①</sup>这也意味着,共和党在理念与政策议程上虽然拥抱了“特朗普化”,但本党选民在对特朗普个人的支持或者接受其在领导人意义上的“特朗普化”却出现了“退潮”,即对于特朗普个人的满意度或支持度在近年来逐渐下滑,且对其个人风格特别是刑事起诉等情况显现出不同看法。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压倒性支持完全是出于对其理念的基本认同以及对其可选性的相对肯定,而未必是对其个人风格、特质乃至潜在可能罪名的接受乃至容忍。因此,这一态势若继续下去,未来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完全可能是逐渐绕开特朗普,或者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化”。甚至,即便前述的MAGA选民群体仍然存在对特朗普的支持超越对共和党本身支持的情况,<sup>②</sup>但未来也不排除从支持特朗普转向支持同样持有“美国优先”理念的其他政治人物的可能性。

在个人对政治精英的影响上,共和党政治精英无法撼动特朗普的党内“独大”地位,多数基本维持着对特朗普的支持。在卸任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始终保持着其他任何政治精英都无法比拟的绝对地位。由于选民对特朗普不同程度上的支持,共和党精英群体内部也对其个人呈现出具有一定差异性的态度,形成了支持MAGA理念、回应MAGA选民群体的政治派系。一般认为,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自由连线”(Freedom Caucus)就在一定程度上迎合着MAGA理念,而其内部还保

<sup>①</sup> John Sides, Chris Tausanovitch, and Lynn Vavreck,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70-71.

<sup>②</sup> [美]菲利普·S·戈尔斯基、塞缪尔·L·佩里著,王勇译:《星条旗与十字架》,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98—99页。

有着所谓“MAGA小分队”（MAGA Squad）派系，涉及到马特·盖兹（Matt Gaetz）、保罗·戈萨尔（Paul Gosar）、安迪·比格斯（Andy Biggs）、斯科特·佩里（Andy Biggs）及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等10余位绝对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这些MAGA派系成员恰恰是在2023年即第118届国会第一会期内制造出“议长难产”危机和“罢免议长”危机的始作俑者。而最终填补议长空缺席的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也被视为是属于MAGA派别或者至少关系密切的特朗普追随者，这些都足见特朗普对共和党精英群体的控制力。<sup>①</sup>

相对而言，公开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精英却不得不面对负面前景。例如，在2021年第二次弹劾特朗普时投票支持弹劾的10位共和党人中就有4人最终放弃连任，4人在党内初选中落败，只有两位至今仍在任。<sup>②</sup>同时，更多共和党精英面对选民压力，也会最终接受了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例如，南达科他州国会参议员、现任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督导的约翰·图恩（John Thune）曾公开表示支持南卡罗来纳州国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但他在面对特朗普在初选中的压倒性表现也不得不快速改口支持特朗普。在针对2024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的党内竞争过程中，其他政治精英对于直接攻击特朗普都持谨慎态度，避免与其支持者发生冲突。从初选前的四场电视辩论看，除了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以及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等少数人公开严厉指责特朗普之外，其他参选人基本上都只是在某些政策议题上强调特朗普政府期间的问题。甚至，他们只能以“他（特朗普）曾

<sup>①</sup> Hans Nicholas, “How Trump Shadowed McCarthy’s Doomed Speakership,” October 3, 2023, <https://www.axios.com/2023/10/04/how-trump-shadowed-mccarthys-doomed-speakership>; Ken Tran, “‘MAGA Mike Johnson’ Is More Conservative than Past Speakers. Here’s Why Moderate Republicans Aren’t Afraid,” *USA Today*, October 27, 2023,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23/10/27/mike-johnson-house-republicans-speaker-moderate/71334425007/>.

<sup>②</sup> Eugene Scott, “What Happened to the 10 Republicans Who Voted to Impeach Trump,”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11/23/gop-trump-impeachment-house/>.

经在合适的时间成为了合适的总统，但他现在已不合适了”之类的表达来尝试为自身争取一些选民空间。<sup>①</sup>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商人维韦克·拉姆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南卡罗来纳州国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以及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 (Doug Burgum) 等人都在退选后快速转向支持提名特朗普。这也充分验证了特朗普仍是共和党内最为关键的政治人物，以及此次初选中最有可能斩获提名的参选人。其他共和党政治精英对其谨慎、退让乃至主动或被动追随，并非意味着他们对特朗普的全然认可，而是迫于选民的压力以及对于其相对可选性的无奈接受。

## 二、多重原因

正如特朗普执政期间共和党“特朗普化”背后隐含着较为复杂的影响因素，如今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受到不同维度因素的驱动，涉及到当前共和党的政治生态和特朗普卸任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特定发展态势。

第一，特朗普构建了共和党新的政治联盟，这决定了当前共和党的发展方向。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胜出是特朗普及其代表的理念帮助共和党实现了选民结构意义上的重大突破，这场胜利在维持传统选民基础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支持，进而斩获了中西部关键州的选举人团票。事实上，特朗普及其本土主义、白人至上等理念乃至其毫无顾忌的极端表达迅速为共和党建立起了一个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联盟 (MAGA coalition) 或者说是“恢复联盟” (coalition of restoration)，足以同时容纳蓝领、宗教保守派、非城市白人及更多对当前美国政经社会变化

---

<sup>①</sup> “RNC Third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Primary Debate Transcript,” November 9, 2023,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rnc-third-republican-presidential-primary-debate-transcript>.



极度不满者。<sup>①</sup>因此，共和党近年来的政治生态已逐渐向着融合保守宗教价值观、反建制倾向、白人至上乃至某种程度的排外倾向等方向发展，与奥巴马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基本涵盖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白人群体的民主党获胜联盟形成了鲜明对比。<sup>②</sup>基于这一态势，特朗普的当选与执政也直接促使着共和党在身份认同政治上的彻底脱缰。身份认同议题被再次抛入了美国政治争议的风暴中心，使得共和党实现现实政治需求、改造选民结构、完成政党重组的步伐加快，同时也刺激民主党更激进地接受多元文化主义身份认同。<sup>③</sup>即便在特朗普卸任之后，无论与特朗普个人互动如何，共和党政治精英在竞选时或阐释政策时都将身份认同、文化战争、族裔政治、移民问题等放在关键位置，以此作为通向特朗普构建的“恢复联盟”的“通关密码”。

2021年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共和党人格伦·扬金 (Glenn Youngkin) 由于在竞选期间与特朗普保持距离而一度被猜测或将代表不同的可能性，但其竞选主张及其执政后在文化战争等相关议题上的做法与特朗普如出一辙，仍然极大程度上重演着“恢复联盟”的逻辑。又如，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竞争中的主要对手德桑蒂斯也一直延续着“恢复联盟”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扬金和德桑蒂斯相对隐蔽或者柔和的“复制”，也帮助特朗普构建出的“恢复联盟”得以更有效地吸引移民群体、郊区温和派白人群体乃至拉美裔群体，事实上也帮助扩展了该联盟。<sup>④</sup>此外，2016年以来的数次选举中，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支持也

<sup>①</sup> Nicholas F. Jacobs and Sidney M. Milkis, *What Happened to the Vital Center: Presidentialism,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racturing of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257.

<sup>②</sup> David Byler, “Demographic Coalitions: How Trump Picked the Democratic Lock and Won the Presidency,” in Larry J. Sabato, Kyle Kondik, and Geoffrey Skelley, eds., *Trumped: The 2016 Election That Broke All the Rul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7, p.31.

<sup>③</sup> John Sides, Chris Tausanovitch, and Lynn Vavreck,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18, 179-181.

<sup>④</sup> Patrick Ruffini, “The Emerging Working-Class Republican Majority,” Politico, November 4,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11/04/new-republican-party-working-class-coalition-00122822>.

持续地小幅上升，这与特朗普反复强调白人至上、抨击少数族裔的极端立场看似格格不入，但却符合了本土主义的经济逻辑，以及不同少数族裔群体之间时彼此难以示人的复杂心态。<sup>①</sup>由此可见，以特朗普构建的“恢复联盟”为起点，共和党完全有可能最终演进为马尔科·卢比奥 (Marco Rubio) 所谓“多种族的、多族裔的劳工阶层”的政党，这无疑是共和党应对民主党多元身份议程的一个必然选择。<sup>②</sup>总体而言，特朗普加速了目前已成为共和党主要方向的“恢复联盟”的成型，而且还持续给这个进程添柴加薪。特朗普担纲了共和党发展历程关键节点的关键人角色，因此能够保有举足轻重、令党内其他政治精英难以取代且望而生畏的影响力。

第二，特朗普在任时和卸任后都直接介入共和党新一代政治精英的产生过程，导致当今党内仍未出现对其构成挑战的人选。作为本党在任或卸任总统以及新政治联盟的构建者，特朗普不断以直接背书、扶植乃至栽培人选等方式来介入共和党政治精英群体的构成。比如，2017年开始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罗娜·迈克丹尼尔 (Ronna McDaniel) 正是由于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才长期在任，其主导的政党机器与组织也必然要维护特朗普的利益。又如，2017年以来就任的19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中有至少16位得到过特朗普的背书，2017年以来就任的25位共和党州长中的这个数字则为同样可观的17位。试想，在通常政治轨道上最有可能角逐总统宝座的国会参议员或州长群体当中，特朗普就有如此程度的介入，这些被特朗普力挺或栽培的国会参议员或州长们又如何能反过来对其发起有效挑战？

同时，此次参与党内初选提名的竞争者也是类似情况。佛罗里达州州长

<sup>①</sup> “The Trump Vote Is Rising among Blacks and Hispanics, Despit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NBC News, November 3, 2020, <https://www.nbcnews.com/think/opinion/trump-vote-rising-among-blacks-hispanics-despite-conventional-wisdom-ncna1245787>.

<sup>②</sup> Joseph Choi, “Rubio: GOP Must Rebrand as Party of ‘Multiethnic, Multiracial, Working-Class’ Voters,” *The Hill*, November 11, 2020, <https://thehill.com/homenews/news/525585-rubio-gop-must-rebrand-as-party-of-multiethnic-multiracial-working-class-voters/>.

德桑蒂斯、国会参议员斯科特以及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等人都曾在连任时得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支持；其他参选人也与特朗普存在着各种联系：彭斯曾为特朗普的副手，克里斯蒂曾被特朗普考虑出任其白宫办公厅主任，黑莉在特朗普政府内领衔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经历也对其政治生涯和政策经验颇有助力，甚至拉姆斯瓦米都曾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在特朗普如此之深、如此之直接地介入政治精英生态的前提下，这些曾经有求于特朗普乃至效忠于特朗普的共和党政治精英很难与自身过去政治经历做彻底切割，根本无法对特朗普本人发起真正具有威胁的有效挑战。特朗普反而颇有面对着一众昔日“门徒”或“班底”的轻松状态，最终当然还是会维持整个党派“特朗普化”的局面。

第三，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决定了特朗普在卸任后仍具有的所谓“准在任者”状态。众所周知，2020年大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进行一次具有特殊性的美国总统选举。疫情因素限制了正常的社会互动，引发了更多的邮寄投票及其后续带来的延迟计票等新情况，进而特朗普及共和党阵营也发起了多次控告所谓选举舞弊或“被操纵”的司法起诉，并不接受拜登当选的结果。2021年1月6日即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确认大选结果之际，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制造了令世界震惊的“国会山骚乱事件”。有数据显示，2020年大选在程序上的特殊性招致了更多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的质疑。选后一周，共和党选民中只有29%认同选举公正性，即便在2021年1月拜登正式就职后仍有68%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其胜利为“窃取而来”。<sup>①</sup>2023年8月即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首场电视辩论之时，67%的共和党人以及支持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仍坚持认为拜登在2020年的胜选不具备

<sup>①</sup> John Sides, Chris Tausanovitch, and Lynn Vavreck,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223-224.

合法性。<sup>①</sup>这种顽固不化的对于2020年大选结果的严重质疑，客观上不但让特朗普免于陷入以往连任失败总统被认定为“失败者”而被选民抛弃的窘境，而且还不断强化着共和党民众对特朗普的某种“惋惜”或“留恋”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增加了对于特朗普再有机会夺回被认为所谓“原本”属于他的白宫宝座的期待与憧憬。

早在2021年9月的民调显示，67%的共和党人以及支持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希望刚刚卸任不久的特朗普继续在全美政坛上发挥主要作用，44%认为特朗普应该再次竞选总统。<sup>②</sup>事实上，上一位曾公开表达过再选意愿的连任失败总统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在1981年只能在民主党党内吸引到8%到11%的支持，远低于当时本党在任国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 (Ted Kennedy) 43%到45%的水平，这也最终迫使卡特不得不放弃尝试，转而背书曾任其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 (Walter Mondale) 参选。<sup>③</sup>比较而言，特朗普在卸任后可以保持在党内的高民意支持以及对其再次参选的高民意期待，应该说是极为罕见且极为特殊的，这得益于其构建的共和党新政治联盟、影响共和党政治精英等因素。这些都促成卸任后的特朗普客观上继续占据着某种“在任者”的地位，享有类似于在任总统谋求连任时基本锁定本党提名的绝对优势，展现出一种“特朗普化”驱动下的“准在任者”状态。

第四，美国内外政治与政策环境赋予了特朗普所谓的“正当性”。从目前选情态势看，相对于特朗普的“准在任者”优势，在任总统拜登却必须面对较为严峻的“在任者包袱”。根据2023年底到2024年初的各路民调，美国

<sup>①</sup> Jennifer Agiesta and Ariel Edwards-Levy, “CNN Poll: Percentage of Republicans Who Think Biden’s 2020 Win Was Illegitimate Ticks Back Up Near 70%,” CNN, August 3, 2023, <https://www.cnn.com/2023/08/03/politics/cnn-poll-republicans-think-2020-election-illegitimate/index.html>.

<sup>②</sup> Amina Dunn, “Two-thirds of Republicans Want Trump to Retain Major Political Role; 44% Want Him to Run Again in 2024,”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1/10/06/two-thirds-of-republicans-want-trump-to-retain-major-political-role-44-want-him-to-run-again-in-2024/>.

<sup>③</sup> “US President- D Primaries,” Our Campaigns, <https://www.ourcampaigns.com/RaceDetail.html?RaceID=55208&ShowAllMUPoll=Y>.

民众普遍将经济通胀和移民与边境管控视为当前美国面对的两个最大问题，这两大问题将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2024年1月的数据显示，移民与边境管控（35%）已超越经济通胀（32%），成为选民最为关注的政策议题。<sup>①</sup>因为移民与边境管控议题不但涉及到国内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等重大经济事务，而且还涉及到当前两党争夺激烈的身份认同政治，完全可能更为全面地刺激到选民的内心。<sup>②</sup>而特朗普对经济与移民这两大主线议题毫不陌生，他在2016年竞选中就给出了非常具有煽动性的议程设置，而且在其执政期间这两大议题也并未像当前这样引发高度忧虑，而拜登却自执政以来就面对美国普通民众因物价及生活成本上涨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当前民调显示，拜登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已明显落后于特朗普，这是1988年以来总统大选从未有过的情形。其中原因除了年轻选民认为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投票权以及学生贷款等问题上无所作为或毫无进展之外，主要是年轻选民感受到了日常生活成本的经济压力，感受到了实现经济阶层上升的累加难度，甚至他们开始以所谓“我们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口袋里还有钱”为由来怀念特朗普政府的经济业绩。<sup>③</sup>2023年12月，对亚利桑那、内华达、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以及密歇根等七个关键州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9%的选民认为美国处于“正确方向”，51%认为特朗普能够管控好经济，看好拜登者仅为33%。<sup>④</sup>面对选民对其执政期间经济业绩的“怀念”以及对其经济管控能力的期待，特朗普曾

① Rafael Bernal, “Immigration Overtakes Inflation as Top Voter Concern: Poll,” *The Hill*, January 22, 2024,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4422273-immigration-overtakes-inflation-top-voter-concern-poll/>.

② Mike Allen, “The Immigration Election: Big Issue for Biden, Trump as Rematch Looms,” January 28, 2024, <https://www.axios.com/2024/01/28/immigration-southern-border-biden-trump-2024-election>.

③ Lauren Irwin, “Trump Leads Biden among Hispanic, Young Voters: Poll,” *The Hill*, January 1, 2024,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4383903-trump-leads-biden-among-hispanic-young-voters-poll-2024-election/>.

④ “Swing States Tracking Poll,” Morning Consult/Bloomberg, January 16-22, 2024, pp.1,8, <https://pro-assets.morningconsult.com/wp-uploads/2024/01/Full-Data.pdf>.



在2023年11月在《新闻周刊》上发表题为《我将为年轻人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文章,强调其执政期间所谓“最强劲且最繁荣”的美国经济与拜登执政的状况可谓“天壤之别”,以此来进一步动员相关选民。<sup>①</sup>在移民与边境管控议题上,由于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调整,美墨边境态势持续严峻,入境者数量猛增至历史高位,引发全美忧虑。<sup>②</sup>2024年1月的民调显示,拜登当前在该议题上的满意度仅为18%,是过去20年在任总统在该议题上的最低水平。<sup>③</sup>2023年12月关键七州的调查结果显示,63%的美国民众认为拜登政府应该为目前的局面负责,30%认为前任特朗普政府有责任;而52%在该议题上更相信特朗普,更相信拜登的只有29%。<sup>④</sup>在如此情况下,特朗普正在将移民与边境管控议题作为有效扩展选民空间、主动设置舆论议程的关键“楔子议题”(wedge issue)。在此次大选竞争中,像前两次竞选一样,特朗普在竞选集会当中经常提及歌手阿尔·威尔逊(Al Wilson)的那首名为《蛇》(The Snake)的歌曲、还会在现场吟诵歌词,其意图即用这个类似于“农夫和蛇”的故事来回应美国民众关于移民和边境安全的极度关切。<sup>⑤</sup>

除了经济与移民等议题之外,美国民众对于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事务上的做法也并未给予积极评价,甚至认为拜登作为总统完全无法控制局面,进而产生一种美国正在持续虚弱和更加分裂的负面观

<sup>①</sup> Donald J. Trump, “Donald Trump: I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for Young People,” *Newsweek*, November 29, 2023, <https://www.newsweek.com/donald-trump-i-will-make-america-great-again-young-people-opinion-1847738>.

<sup>②</sup> “How the Border Could Cost Biden the Election,” *The Economist*, January 25,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4/01/25/how-the-border-could-cost-biden-the-election>.

<sup>③</sup> Alexandra Hutzler, “Immigration Emerges as Key 2024 Election Wedge Issue for Trump, Vulnerability for Biden,” ABC News, January 25, 2024,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immigration-emerges-key-2024-wedge-issue-trump-vulnerability/story?id=106635907>.

<sup>④</sup> “Swing States Tracking Poll,” Morning Consult/Bloomberg, January 16-22, 2024, pp.22-23, 9, <https://pro-assets.morningconsult.com/wp-uploads/2024/01/Full-Data.pdf>.

<sup>⑤</sup> Jeremy B. White, “The Snake In Full: Read the ‘Anti-Immigration’ Song Lyrics Quoted by Donald Trump,” *Independent*, December 15, 2023,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the-snake-song-lyrics-trump-b2464914.html>.



感，与特朗普给人感觉截然相反。<sup>①</sup>总体而言，当前美国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虽然也并不满意于两位高龄人选的再次对决，但明显在经济、移民、惩治犯罪、加强劳工群体利益、国家安全乃至巴以冲突等议题上表现出对特朗普更多青睐，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堕胎权利、应对枪支暴力以及捍卫所谓民主价值观等议题上则倾向于拜登。<sup>②</sup>现实是特朗普经营颇多的议题正在成为2024年大选的主线议题，而拜登政府又恰恰在这些议题上并不占优。这种明显对比，在客观上提升了特朗普再次代表共和党对决拜登的“正当性”，也强化着共和党的“特朗普化”。

### 三、前景与影响

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在2024年大选周期中再次突显，其未来前景也将与2024年大选的结果密切关联。特朗普能否最终获得提名且代表共和党参选，以及特朗普会否再次回任总统，都将直接决定着共和党“特朗普化”在不同维度上的未来。

如果特朗普再次获得共和党提名并最终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胜出，作为本党在任总统，其对于共和党必然持续发挥关键主导作用。特别是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时隔四年再次胜选回任的共和党总统，其影响力完全有可能还要强于一般意义上的连任总统。理念塑造上的“特朗普化”必然会继续强化，特朗普为共和党塑造的新的政治联盟也必将彻底占据主导地位，本土主义、白人至上乃至贸易保护主义等将继续占据共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政治倾向。与此同时，基于作为在任者不得不面对美国内外政治现

<sup>①</sup> Niall Stanage, “The Memo: Trump Gets Surprise Boost with Young Voters Amid Biden Disillusionment,” *The Hill*, December 20, 2023,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4368796-the-memo-trump-gets-surprise-boost-with-young-voters-amid-biden-disillusionment/>.

<sup>②</sup> “Why Donald Trump Is Gaining Ground with Young Voter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0,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3/12/20/why-donald-trump-is-gaining-ground-with-young-voters>.

实而需要加以回应的客观需求，特朗普所代表的理念及其所驱动的相关政策极可能在客观上面对一系列限制，不排除作出更为务实或更具操作性的调整。此外，个人影响上的“特朗普化”则会出现显著回升，前文提到的其卸任后在共和党选民满意度上的缓慢下降趋势将得以逆转，MAGA选民群体也极有可能持续扩大；而政治精英当中的MAGA力量也或将迎来壮大，极大地挤压传统建制派精英的生存空间，甚至直接替换乃至完全改变共和党建制派的基本生态。换言之，这种情况导致的是共和党在理念塑造和个人影响两个维度上更为全面且彻底的新一轮“特朗普化”。

如果特朗普再次获得共和党提名但却最终再度落败，作为两次败选的前任总统，其对于共和党在各维度上的影响力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乃至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理念塑造上的“特朗普化”将在方向和趋势上得以延续，共和党仍会努力维持特朗普所构建的新的政党生态和政治联盟，但为了与民主党政府针锋相对，不存在执政包袱的共和党必然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激进化与极端化。个人影响上的“特朗普化”则可能要面临巨大改变：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满意度将继续下降，甚至会出现比其卸任以来三年多时间中更快地加速度下滑，共和党政治精英特别是新生代力量与特朗普个人更为明显地渐行渐远、继续努力尝试更快地取而代之，MAGA力量得以维持但完全有可能在特朗普之外寻找新的代表性领导人。这种情况下的共和党“特朗普化”特别是在特朗普的个人影响上将表现为一种逐步淡化与稀释化的趋势。<sup>①</sup>

此外，考虑到其所面对的司法问题以及其个人健康等不确定因素，特朗普最终错失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并不能彻底排除。如果特朗普没有获得提名，无法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宝座的话，共和党的“特

<sup>①</sup> Adam Nagourney, “The Early Race for 2028,”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26/us/politics/desantis-haley-2028.html>.

朗普化”就极可能不会仅仅停留在淡化层面。虽然特朗普所代表的理念将很大可能继续引领共和党,但个人影响上的“特朗普化”极可能要面对加速退化乃至泡沫化的局面: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个人的满意度将快速且大幅度下滑,党内将展开激烈竞争并最终产生足以取代特朗普地位且符合选民期待的新生代政治人物。

无论2024年选举结果如何,目前共和党“特朗普化”新发展的实际效果仍在不断推高特朗普再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与拜登展开再次对决的可能性。如此极具历史特殊性的选举结构将再次影响关于美国政党重组与政治周期的重大判断。事实上,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获胜及其对共和党选民结构在阶层与区域意义上的重构,已被认为可能开启了新的政党重组和政治周期,即一个相对温和保守派主导的周期。当然,这一判断仍需要更多后续政治发展提供令人信服的验证。不过,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各自具有的特殊性却打乱了这种期待的节奏。2016年的选举具备特殊性,是由于特朗普自身的反建制派属性,以及美国历史上选举人团制度对选举结果的第五次扭曲。2020年的特殊性是新冠疫情对选举生态的制约,以及终结特朗普执政的较强共识。而2024年大选从目前态势看比前两次都更为特殊:在任总统和前任总统的罕见对决、两位候选人的高龄化状态、当前美国在外部面对的多个地缘政治危机。这些因素共同干扰着两党各自选民的原本倾向,致使选举结果未必充分反映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的周期性趋势。如果2016年、2020年、2024年连续三次总统选举均具备特殊性,却均未明确提供政党重组与政治周期的证据的话,那么2016年到2028年间的12年时间到底在美国政治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如果这12年是一种多次选举串联而来的过渡时期,2028年大选才有望真正确定性地开启2016年大选就端倪初现的温和保守派周期,届时共和党将基本主导美国政治的主旋律。如果这12年当中由于各种特殊性而导致共和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早已被消耗殆

尽,那么该时期本身就可能是不具备明显主导政治倾向的次级周期,2028年大选之后则可能再次回归到温和自由派周期,共和党届时就不得不陷入更长时间段的自我调整。这就意味着,面对着这12年的不确定性,共和党自身的政治态势或者说就是“特朗普化”正在牵动着美国政治新周期的未来。

## 结语

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而言,2016年大选是关键起点,2017年到2021年是高歌猛进的持续深化阶段,2021年至今则是继续发展的微妙调整阶段,而2024年将是一个结果和一个起点的交叉。所谓结果,即2024年特朗普再次获得提名的可能性完全可以理解为是2016年以来“特朗普化”的累积结果;所谓起点,即2024年大选将为“特朗普化”能否再次获得新动能与新空间提供一个新起点,一个或通向“再出发”的新开始或走向逐渐退潮的分水岭式的关键节点。这就是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乃至整个大选对共和党政治乃至两党政治的重大意义所在。

在任何一次政党重组和政治周期转变的历史阶段,美国政治都会不同程度上先后经历以选民群体组成重构、政党主导地区移动、政党精英生态调整等为主要表象的剧烈变动。从共和党角度看,这些变动都可以涵盖在所谓“特朗普化”所涉及到的概念范围当中。鉴于至少从新政以来美国两党政治发展的关键动力正是共和党的持续保守化,至少面对2024年大选周期,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也将为我们理解当前美国政治现实的底层逻辑、预估美国政治的长期趋势继续提供独具价值的风向标。■

(责任编辑:王锦)

# Abstracts

##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Trumpification of the US Republican Party

*Diao Daming*

### **Abstract:**

The prominent performance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ircle reflects the ongoing developments of the Trumpific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Since Trump's departure from office, Trumpification has been manifested in the shaping of party ideology by the GOP political stance being dominated by Trump. In the realm of personal influence, Trumpification is manifested by the overall acceptance of GOP elites and voters towards Trump's presidential candidacy, notwithstanding a decrease in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him personally. Investigat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umpification are intricately linked to Trump's influence on the party political ecology,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GOP coali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GOP elite composition. Additionally, these developments are also influenced by specific political developing factors, including the unique circumstances of the 2020 elections that led to Trump's "quasi-incumbent" status, and the economic and immigration issues in the 2024 elections that favor Trump. The role Trump plays in the 2024 election and its outcome will be critical junctur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fluence of Trumpification, especially Trump's personal influence, will persist or undergo changes.

### **Keywords:**

US, party politics, Republican Party, Trumpification, 2024 US elections

## The Role and Impact of Yemen's Houthis in State Rebuilding

*Su Ying and Ren Hua*

###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outhis is not only a direct result of the revival of the Yemeni Zaydis in the face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two sets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in Yemen, namely,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state versus the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tate control versus the tradition of tribal self-governance. Along with the Houthis' strong takeover of power,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s restructuring is increasing, not only changing the Sunni-dominated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in Yemen, but also further weakening the control of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dominat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s restructuring and directly affecting regional security. The Houthis will continue to dominate the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achieve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in Yemen, following the commitments made with the Presidential Council to achieve lasting peace in the country.

### **Keywords:**

Yemen, Houthis, Shiah, Zaydis, nation-state rebuilding

## EU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Following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Impacts

*Fang Lexian and Wan Yujing*

### **Abstract:**

Since the Ukraine crisis broke out in February 2022, the EU has issued 12 packages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n terms of its evolution, it has main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rapid escalation, highlighting restrictions in the energy sectors, and cracking down on